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第一一九九號

今日出版一張

地址 北京漢花園北京大學第一院

報價

廣告費

(本日要目)

火燄效人中國考(四續)

讀書雜記卷第四

(第三，四頁)

杜里舒教授講演

「統系哲學」

時間 每星期二，五，下午四時半

地點 第二院大講堂

「哲學史」

時間 每星期一，四，下午四時半至六時半

地點 高等師範學校

現有外國人來信探詢大學同學內有否能用世界語通信的人如願與通信者可來註冊部取閱原信

註冊部啓

本校布告

評議會布告

本年改選各系主任，已於本月二十六日舉行。改選結果，玆公布於下：

數學系

馮祖荀 三票(當選)

胡濬濟 一票

程振鈞 一票

化學系

王星拱 五票(當選)

陳世璋 一票

地質學系

何杰 三票(當選)

李四光 一票

王紹瀛 一票

哲學系

陳大齊 四票(當選)

蔣夢麟 二票

馬叙倫 一票

李煜瀛 一票

德文學系

楊震文

本系只有教授一人，照章當然連任。

史學系

朱希祖 五票(當選)

李大釗 一票

經濟學系

顧孟餘 四票(當選)

朱錫齡 一票

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註冊部布告

星期六日下午第六七時史學系三年級之中國近古史移在星期二上午第二三時教室仍在第一院第四十六教室

選習德文C班原在星期一五日在改現星期三六9教室及時間仍舊

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研究所國學門布告

本學門新購入書籍雜誌拓片如左：

一，書籍：

中國歷代帝后像 一冊

宋本李丞相詩集 一冊

中原音韻 二冊

元韻譜 十二冊

衎石齋記事續稿 五冊

養素堂文集 十六冊

初潭集 十冊

全唐詩逸 十六冊

三宋人集 八冊

紺珠集 十二冊

韻學集成 十三冊

李氏焚書 六冊

武進陶氏續刊影宋金元明本詞二十二種 二十冊

史通訓故補 六冊

學古堂日記十六種 二十六冊

太平廣記 八十冊

箕潁室叢書 六冊

二，雜誌：

史林 第八卷 第一號 一冊

藝文 第十四年 第一號 一冊

三，拓片：

錢範 六十張

十二，三，二十七。

研究所國學門布告

本學門近承：

胡適之先生惠贈

吳敬梓年譜 二冊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惠贈

藝文 第十四年 第三號 一冊

姚士鰲先生惠贈

祠堂邁古碑記之殘碑影片 一張

一陽樂業敎正德碑影片 一張

開封猶太敎宏治碑影片 一張

特此聲謝

十二，三，二十七。

體育部布告

北京學校聯合運動會春季比賽茲已決定舉行(一)隊球(二)網球(三)壘球(四)田徑賽四項本校現已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加入一，二，四，三項學隊球隊及網球選手每日到場練習為要此佈

學生軍與柔軟體操上課時間改在上午七點至八點由四月二號（下星期二）起實行此佈

學生軍章程大綱第九條在一學期內無故十次不到操者宣布除名交出學校津貼制服我本學期已點名數次望未到操各隊員按操課表一齊全到此佈

三月二十八日

校醫室啟事

陳校醫自本星期一起仍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校醫室辦公

圖書館登錄室第三部布告

本館茲承

中華化學工業會惠贈

中華化學工業會會誌　一冊

丁緒賢先生惠贈：

Browns History of Chemistry　一冊

胡適先生惠贈：

吳敬梓年譜　二冊

特此鳴謝

公函

山東省長公署公函

逕復者准貴校函開據本校本科法律系四年級學生聲稱生等畢業在邇同學會議組織旅行團前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請由本省省署酌給旅費洋百元並飭各本縣撥給洋二百元俾得赴日考察藉廣見聞等因准此查東省地方支出預算案內關於教育經費各門並無學生旅費一項格於預算成案此事礙難照准至轉飭各本縣查核撥給之處事尚可行除訓令外相應函復貴校查照此致

國立北京大學

三月十九日

江蘇省長公署公函　總字第八一號

逕復者接准第七號公函以據經濟系四年級學生聲請函省酌給調查費一百元並飭縣另籌二百元等情請酌核辦理等因並附名單到署准此查蘇省省教育費年來異常支絀該生等所請每人一百元之津貼實屬無從撥給准咨前因除轉飭各該生原籍縣知事查酌該地方教育經費情形量予補助外相應函復即希查照轉知為荷此致

國立北京大學

三月十七日

雜錄

火祆教入中國考　陳垣　（四續）

（錄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

十　唐宋人對火祆之識別

韋述兩京新記，於波斯寺與胡祆祠，分別甚明。胡祆祠已見前，西京波斯寺亦有二：

兩京新記，卷三：「西京醴泉坊，街南之東，波斯胡寺」。注：儀鳳二年，（西六七七）波斯王畢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

醴泉坊有祆祠；亦有波斯寺；在祆則稱祠，在波斯則稱寺，而均證以胡名，明其非中國之教也。

同卷：「普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

此據佚存叢書本，若據景教碑及長安志，則義寧坊有波斯寺，普寧坊無波斯寺，此普字當為義字之誤。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西京城郭圖，普寧坊南即義寧坊。

宋敏求長安志卷十：記載尤詳，曰「醴泉坊街南之東，舊波斯胡寺」。注：「景龍中（西七〇八）幸臣宗楚客築此寺入其宅，遂移寺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

韋述記，布政坊有祆祠，無波斯寺。宋敏求志，則布政坊祆祠之西，亦有波斯寺，此寺由醴泉坊遷入，而醴泉坊舊寺則圈入宗楚客宅中。據唐兩京城坊考西京城郭圖，醴泉坊東即布政坊。

同卷：「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注：「貞觀十二年（西六三八）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

據景教碑，阿羅斯應作阿羅本，寺名波斯，僧曰大秦，可知大秦與波斯，地雖不同，然其所指，則皆為一事。宋敏求於火祆波斯大秦，分別甚細也。

唐兩京城坊考卷五：「東都修善坊，波斯胡寺」。

東都祆祠已見前，此亦引宋敏求河南志者；祆祠與波斯寺，絕不相混也。唐文粹卷六五，有長慶間舒元輿撰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於火祆大秦摩尼三者，分別甚為明瞭。曰：

「十族之鄉，百家之閭，必有浮圖為其粉黛。國朝沿近古而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祆或譌為秋）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其所以知西人之數，能蹤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

據此，則火祆與摩尼，亦絕不能相混。唐會要卷四九，於大秦寺摩尼寺，分條記載，並足為大秦摩尼不同之証。

十一　唐宋人對火祆大秦摩尼之混同：

火祆大秦摩尼三教之不同，既如上述；然後人每混為一談。前清學者，如錢大昕，杭世駿，徐繼畬，俞正燮，朱一新等之致大秦景教，均不免此弊。宋人姚寬之考火祆，實開其先焉。其原本由於通典注將三教掌故，連類而書，後之人不究其所以然，遂誤為一。今將通典原注備錄如左，以識其謬之濫觴。

通典卷四十：薩寶府祆正。注：「祆，呼煙反；（此據明槧本今通行本作呼朝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置波斯寺。（據景教碑及長安志應作十二年）至天寶四年七月勅，（唐會要卷四九及冊府元龜卷五一作九月）：「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修或作循）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會要作諸府郡置者亦准此）開元二十年七月勅：「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罰者」。（佛祖統紀卷四十作既是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

本叙薩寶長祆正，而注乃引貞觀十二年及天寶四年波斯寺大秦寺事；又引開元二十年摩尼教事

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　第一卷第二號

民國十二年編　新體分類中華地圖　蘇甲榮編

預[illegible]一地理教科用此圖不在詳密而在扼要尤宜與[illegible]

合形勢相圖之數省為一幅並以碟字標誌各地產物而取材又極新穎中等學校學生允宜人手一編

最新出版　中國地理沿革圖　蘇甲榮編

大小圖百餘分二十九幅中等以上學校適用

特[illegible]精裝金字定價每冊五元掛幅每套四元五角

第一卷第一號」皆已出版 北大出版部發行
幅內天文地質等幅爲歷來各圖所未有聯省圖九幅
十五止截六月內出版 代售處本校出版部
價一冊三元每…二元六角寄費每份三角… 代售處 本校出版部北京天津漢口中華書局

；凡此皆以其爲外來之教，而連類志之，以使觀覽；豈意後之人有因此而混爲一教者，宜始料所不及也。通鑑卷二四八胡三省注：亦用通典注之例，將大秦摩尼祆三教之事，連貊而書，不備引。

西溪叢語卷上，稱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武宗毀浮圖，籍僧爲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宋公言祆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

姚寬之說，本於贊寧僧史略；僧史略卷下有大秦末尼條，混火祆與大秦末尼爲一。姚寬引之，諱其所自出，而反咎宋敏求之未究祆爲即波斯教法。考貞觀時之所謂波斯寺，天寶四年悉改爲大秦寺，是波斯寺與大秦寺，原爲一寺，不過前後異名。至於祆祠，則武德四年已有，與波斯寺絕對不同。宋敏求長安志於二者分析極明，而僧史略則合之爲一；且長安志崇化坊並無祆寺，亦無波斯寺。竊意此必因貞觀九年阿羅本詣闕奏波斯教勅於京師義寧坊建波斯寺之事而誤也。南宋嘉熙間宗鑑撰釋門正統，景定間志磐撰佛祖統紀，均循僧史略之誤。

釋門正統卷四引僧史略排尼之論，復爲之詞曰：『今之魔黨，仍會昌配流之後，故不名火祆；仍貞明誅斷之餘，故不稱末尼；其教法則猶爾也。

佛祖統紀卷三九：正觀五年條下曰：『初波斯國蘇魯支立末尼火祆教，勅於京師建大秦寺』注：『祆，火煙切，胡神，即外道梵志也。波斯國在海西，此云大秦』。

又卷五四：末尼火祆者，初波斯國有蘇魯支，有火祆教弟子來化中國，唐正觀五年，其徒穆護何祿詣闕進祆教，勅京師建大秦寺。天寶四年，勅兩京諸郡有波斯寺者，並改名大秦。

由此觀之，姚寬循贊寧之誤，祇混火祆大秦爲一，尚知略去末尼。宗鑑志磐循贊寧之誤，混火祆大秦爲一外，復混入末尼也。四庫提要論景教碑事，更引程史蒲姓海獠一段，並將回教牽入，是直四教合一，蔓衍支離，莫可究詰矣！

梵志係印度拜火教徒，與波斯拜火教徒又有別。賢愚因緣經優婆鞠提緣品，言梵志或事日月，或復事火，朝夕然之。佛本行集經迦葉三兄弟品，出曜經廣演品，及釋迦譜第四：均言佛感化印度拜火教徒事甚詳，以與本題無關，姑從略。

十二 唐季火祆之厄運並宋代之殘存：

火祆爲流寓中國之西域人所崇奉，并不向外傳教，與大秦摩尼不同，本可不受異教之攻擊，惟唐武宗會昌五年，（西八四五）用道士趙歸眞議，罷黜佛法，並毆外來諸教，祆與大秦，遂同被排斥。

唐會要卷四七毀佛寺制，有曰：『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並見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三）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二十：賀廢毀諸寺德音表曰：『本今日制，拆寺蘭若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並奴婢爲兩稅戶，共四十一萬餘人。其僧尼令隸主客戶，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并令還

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武宗即位，廢浮圖法，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

通鑑卷二四八，會昌五年七月，上惡僧尼耗蠹天下；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各留一寺，上等留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

祆或作祓。二千餘人，或作三千餘人。西溪叢語引作六十餘人。幾輔叢書本會昌一品集：祆作祓。二千餘人，作二十餘人。其誤尤甚。祆或作祓者，固由字形相近，傳寫易譌，兼波斯火祆教實亦有祓除之義；因其教極重潔淨，常勸人祓除一切汚濁，故或在譌爲祓也。武宗沒，宣宗復興佛法；外來諸教，並獲弛禁，火祆歷五代兩宋，猶有殘存。墨莊漫錄可爲一證。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東京城北有祆廟，（原注呼煙切）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西八六二）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承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西九五六）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大內西去右掖門，祆廟。

張邦基，孟元老，均北宋末南宋初人；汴梁，鎮江之有祆祠，因此而可見。曰俗以火神祠之，則拜火之習猶行也。曰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則唐初禁民祈祭，至是必有祈祭者矣。史氏世爲祝，所謂祆祝也，爲唐勳品官。咸通三年，去會昌毀佛之年，適二十年；則祆祠毀後復興之情，略可推見。唐代祆祝，本以胡人充其職；史世爽之先，當爲胡人；唐代蕃將賜姓史者不一，如史大奈史思明之屬是也。墨莊漫錄祆廟在城北；東京夢華錄祆廟在大內西右掖門；兩人所指，似不同之廟，合以西溪叢語所引宋敏求東京記寧遠坊有祆神廟之說果不謬：則汴京祆廟之數，不亞於長安洛陽。亦可想見當年之盛。南宋而後，中國典籍，不復見祆祠之名；祆祠即有留存，當亦式微極矣。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公告

地質研究會通告

本會特請李仲揆教授演講題爲『「風水」之另一解釋』凡本會會員及同學均可聽講

時間 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晚七時半

地點 第二院大講堂

綱領而已。中庸則體用並言。而大學之條目。中庸又未嘗不具。若謂敎不離道。道不離性。性即明德。故中庸首三句。俱可歸入明德中。固未嘗不可通。然其中本中之末。末中之本。煞須料簡明白。不然。天命之謂性已入明德中。又如何處置至善。

膝言又云。看中庸喜怒哀樂。即或間見朱子謂龜山其慟其喜中固自若之說。雜於佛老。恍然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僞之相去天淵。余案龜山一說。見文集答學者書。其詳云。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不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余謂龜山此說。大抵本於明道定性書之旨。明道云。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此

讀書續記

卷第四　三　馬叙倫編　不許轉載

明示聖人之性定。雖隨物而喜怒。聖人之心。無喜怒之加也。故龜山本之曰。其喜其慟。中固自若也。蓋心當分兩面說明。一說寂然不動之體。一說感而遂通之用。即體而言。用雖本體而體仍寂。即用而言。體全爲用而用自殊。龜山是偏在體上說。晦翁則偏從用處說也。然晦翁以龜山之說雜於佛老。而不知佛之說與晦翁所說者異也。佛之一乘。止一眞如而已。當其起用。即是眞如全體隨緣。故起信論說眞如用無有用相可得。此豈不與晦翁所謂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同乎。蓋如晦翁所斥爲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者。彼蓋闢外道或有之。而非所以論於佛也。抑余謂明道云。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道。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可的體用雙彰寂照同時。其立辭亦圓而無弊矣。其義實與佛同。何則。廓然而大公。法身等徧也。物來而順應。隨緣無礙也。然就文義言。此二語分析不開。若止說上一句即剩用。若止說下一句即剩體。故合說則理全。然試進一解。則雖分說亦可也。何則。此二句者。每一句皆含二句之義。蓋不能物來而順應者。即非廓然而大公。不能廓然而大公者。即離物來而順應。然則言廓然而大公。即自包物來而順應之用。言物來而順應。即自見廓然而大公之體矣。龜山之說。不若明道圓融耳。（龜山云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此皆語意未能無病故晦翁謂其驗之執之之說蹈呂氏之失）然龜山不云乎。夫衆人所謂無意者。豈了然若木石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無也。若所謂示見者。則非誠意矣。（龜山說毋意未免辨見前卷）則所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者。即龜山所謂示見。龜山已斥爲非誠意矣。

膝言又云。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者耳。三魚此說。極與余意相契。余嘗謂太極圖說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順布。四時行焉。此說宇宙發生之理。太極是宇宙本體。然此乃異乎所謂識神種種。故云無極而太極。如佛法所謂分析至於極微不見如來及如來非依蘊非

讀書續記

卷第四　四　馬叙倫編　不許轉載

不依蘊之義，在遠西哲學又近所謂單元泛神論也。太極動而生陽以下。乃明由本體而顯現象之理。陰陽所以表本體所顯之大差別相。此差別相者。即太極（即本體）自具之作用。（易言陰陽即動靜也至太極圖以陰陽爲動靜之表示故云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說明圖象故如是云爾觀其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不復出動靜知非於陰陽外又有動靜也）由此作用變化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五氣猶佛書所謂四大種子。亦猶近世哲學家恩比多立所謂四大元素。（濂溪所謂陽動陰靜亦猶恩比多立所謂愛憎二作用）雖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昔人謂濂溪之陰靜陽動圖即參同契之水火匡廓圖與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圖即三五至精圖然圖雖同而理實別余嘗謂濂溪之用參同契圖猶孔子用文王之六十四卦也就易理本不兼五行，濂溪亦順舊師之說而實借以明其所發見之理三魚或有見於此故云然也）然是五氣者可知。蓋所謂五氣布者。即謂五大原素順布而占成空間也。（言五氣次第並亦依圖前書然觀圖中五者相交互則知順布非先水次火次木次金土矣蓋即五氣相交而仍有秩序故謂之順布）時間與空間同生。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然此五者。乃陽變陰合幻成之象。猶佛法謂之四大種子不

文信件
文中之址住
號一院第來

No	姓名
559	平凡週刊
560	岳百源
561	祝洵湧 五件
562	川西留 京學會
563	汪義崇
554	周獻之
555	金得英
566	趙德華
567	鐘麟
568	馮永寬
569	伍東巽
570	倪源泉
571	張義端 三件

洋文信件

姓名	件數
S. Tewksbu-	1
ung	1
Ding	1
Vinans	1
Millward	1
Hung	1
na Zee	1
ng Hsien	1
oulteo	1
Chi	1
Wilson	1
u	2
i Chia	1

晨報副鐫合訂本

晨報副鐫每日一張，按日隨北京晨報發行，不另收價；每月裝訂成本，定價每本大洋貳角。外埠函購，請於通信地址，並封寄郵票，本國